



增城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

記狀

重建東嶽行宮記

宋崔與之

邑之南二里嶽舊有祠祠久而廢爲之宰者奪于簿領之繁束于財用之乏不遑及張侯來樽節浮費纔數月而公帑充牣于是訪諸屬里有今當營繕而昔病未能者咸與新之以故百廢俱興一旦邑人以祠爲請侯懼然曰神與令均受民寄而祠不稱令之咎也奚辭乃鳩

工度材相其故址而加厥焉規模雄深丹雘輝煥塑繪
悉備森列乎神之左右者色莊心敬而善念已生茲固
宅神亦化民之一助也侯乃致書屬與之以識其事再
拜辭不敏弗克且曰嶽謚公古例也而以帝稱自本朝
始庸非有功于民乎有功于民崇其祀宜也亦令責也
然而侯之意所以奉神庇民之外初非有所覬也侯名
勛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則其叔父也
侯守魏公忠亮之節而又親承南軒誠敬之學此心所
存毫髮無歉復有何求於神哉始至胝章以例告廟觀

其致祝之辭寡簡數語信所行于心而委禍福于冥冥
對越之際已見其真矣今獨於此而有所覬誰其信大
抵嶽祠徧天下民之遷善悔過者趨焉侯字民以仁而
又託民以神是役也可以堅人向善之心可以答神庇
民之貺而侯一無與焉乃侯之本意也亦與之所願識
也紹興甲寅四月崔與之記

增城新創貢士庫記

宋 李昴英 番禺

曲江以文獻重增城以清獻重清獻起陋巷取巍科至
于今六十年矣其間踵名第不乏人文風郁乎日以盛

白屋之貧則今猶昔也縣去行都里以千計者四負笈
一詣費比中州數倍州勸駕餽錢緡百此天下郡國所
無竇儒道敝猶有失其常產者南冠仕進不如北方之
多非藝之不敵特病於地遠而發身之難耳淳祐元年
聖天子頒興賢詔鳳岡經義詞賦皆預選久鬱忽伸明
府何君喜邑人之所喜禮遇視故例有加以風動百里
一日升堂語諸生曰愚不敏學製相鄉與衿佩日周旋
士習淳古薰然有清獻遺風可敬也漢制習先聖之術
與計偕縣實續食將久遠利之亟三百千之損而更掌

以學職聽民持所有抵而出之復入則收其贏什二積
三歲爲羨錢若干新貢士人五十千合所得于州者可
不損家藏銖粒但囊書襍被足以優游往返先薦送今
還試者抑於貢額之狹而激昂壁水試者皆厚給有差
策名飛捷至又助之犒區條畫目纖悉曲盡士驩然相
告曰業患不精何患裹糧之不充自此西笑惟一意溫
故知新無復向來皇皇焉辦裝之窘將又有清名高節
如前修者出惠豈細哉凡力振人之匱缺必艱難險阻
備嘗之人也君雖身詩書之澤未嘗口藿鹽之味而拳

城縣志 卷之八
三
拳爲寒酸地若深計其子孫于無窮是真知斯文之爲
重發於良心善性油然而不可禦天資過人遠甚儻益之
問學充拓其功用將大可觀琴堂主人奮繇布衣屣屨
相望貢士庫乃自君創始他治狀未暇論只此一事已
無忝特筆矣余又怪近世士大夫欲蓋其厲民之跡必
厚於內交士謂游談聚議足以好醜我濃墨大字足以
輕重我也則禮貌焉贈遺焉惟恐少失權蓋蠢且弱之
莫予毒也則漁獵椎剝苟可以自豐殖無所不至不知
一得罪於百姓已得罪於名教雖日畀之千金安能過

鄉校議政者之喙彼是非之心轉移於小濡沫是賤丈
夫簞食豆羹見於色者烏得爲士乎增城斗絕一隅學
者盡在庠序鄉居惟石灘爲士區至于深山窮谷家牛
犢人耒耜寥寥絃誦聲利於士信美矣必充周於民而
後其澤溥君盍推所以膏潤後進者施之田里毋苛取
毋曲決孰爲之利必興孰爲之害必除則四民均受撫
字賜雖古魯卓何以加君名籍月湖尚書其祖也月湖
在石城送人赴省有道在功名小之句此意又超然利
祿之表試與友朋味之五年上巳日郡人李昂英記

崔清獻公行狀

李昂英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塵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胄監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民

自槩不擾而辦爲諸邑最趙漕使希憚令諸邑視以爲法且特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爲訝勉公使留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從受從之邕守武人惟苛刻御禁卒無狀相率爲亂公時攝賓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甫涖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

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携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車決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召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汴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爲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興帑庾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卽行初安丙檄西夏夾攻金虜不克虜

乘勝數盜邊蜀大擾丙薨公便宜度劔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糧于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騰榜諭陝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爲聲援建言成都灘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尙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

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擁衆扣州城郡守曾治鳳宵遁官吏群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開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昂英楊汪中縋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命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黠甚以嘗害博羅令懼不免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卽家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動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其衆于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叅知政事入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

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昂英銜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卽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平生薦引惟游侶洪咨夔林畧魏了翁李惟傳程公許後皆爲公輔公嘗度劔閣留題詞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廣右見于施行者維揚

倅高惟有錢梓曰崔公嶺海便民榜珠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崔公海外澄清錄在蜀人繪公像於仙遊閣與張忠定詠趙清獻拊竝祠號爲三賢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學號爲二獻

新建儒學記

元 揭傒斯 旴江

入其邑人民聚田野闢學校修其政可知矣在國初廣之增城孔子廟火於兵進士李肖龍刻木主祠於士人鄭聰老家鄭遂徙居以其宅爲學歷五十餘年未有能復之者至順二年前翰林從事旴江左祥由廣州香山

令潮州經歷加奉議大夫來尹增城得故址於冲宵門外百八十步面鳳臺負龜峰山水潌洄如帶始合謀遷之於是列士輸幣群工效能顧濟湯復選其材顧宗興張悟道李壽李惟佑鄭元善董其役始是年冬迄明年秋凡爲殿六楹崇四尋有三寸廣六筵有五尺深如廣而去其筵有八尺堂四楹崇三仞七寸有半廣十一筵七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其八筵六尺有五寸門之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仞三尺四寸有半廣如之深不及筵二尺有五寸左右爲廡皆十有二楹崇二仞有一尺深

二筵有二尺堂之東爲鄉先賢崔清獻公祠四楹崇二
仞有一尺廣二筵有八尺深如廣而去其二尺內環崇
墉外繚松竹堂之北有山又植松五千餘株而亭其上
可俯覽一邑之勝而乃休工息徒以舍菜禮告成於廟
崇儒師使申其教復諸生使修其業和人民使獲其所
而政聲作矣又因南雄教授李顯求刻石之文於余以
著久遠遂告之曰學校者所以明道設教之地也道非
聖人所獨得非有智愚古今遠邇之間學則至焉增城
雖僻在嶺表聲名文物與中州等而不能以聖人之學

立身棄其身者也不能以聖人之治治民棄其民者也
棄身者殃棄民者亡故立身莫先於學治民莫先於興
學左君治香山旣能以興學爲首務今又以治增城弗
棄其民矣二邑之士亦皆能有以立其身矣乎重爲告
曰夫子萬世南面享天子之禮樂天下皆知爲聖增城
旣廟祀夫子又祀崔公豈不以爲賢乎賢如崔公則祀
之况有不正如崔公者乎君子亦務學哉

皆至順三年十月

三皇廟記

揭傒斯

三皇古無廟唐天寶中始置祀以春秋配以勾芒祝融

增城縣志 卷之十一
風后力牧五代宋並因之國朝始詔天下郡縣皆立廟以醫者主祠建學置吏設教一視孔子廟學天德三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創業垂範爲萬世帝王傳道之首今太醫院請以皇帝臣俞跗桐君鬼臾區岐伯之屬十大名醫視孔子十哲配享廟廷是欲以三皇爲醫家專門之祖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禮部議議如太常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如太醫院所請配享事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子廟諸大儒列祀兩廡遂著爲令廣州之增城未置廟歲春秋設主寄祀叢祠

中至順二年秋九月盱江左祥由翰林從事廣州香山縣尹潮州路經歷以奉議大夫治增城旣新孔子廟學于城西冲霄門外之故址而以舊學爲三皇廟壞者易之隘者闢之漫漶缺漏者塗暨而黜聖之自殿堂徂門凡爲屋五十有二楹炳然如初建然後三皇之祀始尊醫學之教始行夫以醫家專祖三皇非古制然尤足以見國家尊古聖仁賢重民命如此有司知守國家常制修其祭祀嚴其教道竭其所職而已非敢置議醫家旣得專祠三皇可謂甚尊寵矣而輒慢其祠事怠其學政

不知民命之所以重其咎大矣凡居是者可不慎哉左君闔疏平恕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務是役也能究其力以贊其成者醫學教諭鄧友益也南雄路教諭李顯以左右之命請記乃爲之書

何仙姑井亭記

明孟士頴 天台

仙姑姓何氏邑人何泰女也生唐開耀間有孝行性靜柔簡淡所居春岡卽今鳳凰臺東北與羅浮山相望仙姑嘗告其母曰將遊羅浮父母怪之私爲擇配親迎之夕忽不知所之明旦起視家側井陘遺履一頃有道士

來自羅浮見仙姑在麻姑石上顧謂道士曰而之增城囑吾親收拾井上履道家所謂尸解者其信然與鄉人因稱之曰仙姑祠於姑居今會仙觀是也初仙姑生紫雲遶室頂有六毫四歲能舉移一鈞恒自謂則天童子時唐固未麗武氏禍也所居地產雲母嘗夢老人授服餌法漸覺身輕健尸解之術信有之與唐賜仙姑朝霞衣一襲宋元豐邑士譚粹爲文刻之石今井具存而石竟燬于景炎之兵燹矣洪武十有一年吉安謝君江夏沙君與余偶過祠下會教諭唐君訓導溫君白其事因

爲亭于井上俾余記諸壁嗟夫神仙之說若誕幻不足深信如何仙姑者詢之故老考之郡乘歷歷在人耳目抑尤有可信者焉况何氏之族至今尙蕃衍有足徵也

增城縣重修縣廳記

明陳璉 東莞

廣東古百粵地自秦開五嶺始通中國至漢肇置郡邑增城縣則建於建安六年隸南海郡晉宋隋唐因之宋開寶五年罷建尋復焉今隸廣州縣治昔有治本堂後毀於兵燹洪武二年頒郡邑公署圖式於天下知縣吉禮始依式徹而新之外環以崇牖前建儀門門內建東

西司房中爲治事正廳廳左爲典史幕公廨吏舍則列於正廳六房後歷歲滋久正廳敝甚洪熙元年詔百司許修理一切公宇前之爲政者因循弗克舉自宣德二年春二月全州灌陽蔣君謙由名進士宰是邑新篆未幾政務興舉顧斯廳圯壞志欲改作乃與同寅縣丞劉亮主簿王賓典史黃陽等議曰縣治乃百里觀瞻之地而斯廳摧圯若是今德音渙頒加以時和歲稔民力少紓興建之役其可後乎僉議協同復詢於邑耆老衆志胥悅遂鳩工庀材以邑人蔣鑑等董厥事肇工于宣德

四年秋七月落成於是年十二月規制弘壯締構精微
蓋足以起下民瞻仰矣邑人盧莊等以斯役之大不可
無迹乃具巔末謁予爲之記後蔣丁內艱與其同寅相
繼去近豫章奉新譔君詢來知縣事泊盱江徐君與學
來貳復以臬掾邑人郭濬來請將饒諸石俾後人有所
考焉若譔君輩可謂知所當爲不没人善矣夫增自漢
置縣以來千有餘歲公署修建不知凡幾至我朝首頒
郡邑公署圖式於天下者蓋重其制官有恒居更有恒
處而視事有廳所以爲下民瞻者奈何斯廳久壞弗治
至蔣君等始克祇承德意銳志新之譔君等復惓惓以
記爲請不可嘉也乎雖然一廳之建於邑政非大有損
益今譔君等爲其所當爲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
必能有爲無疑矣予匪惟慶斯廳之完美而且慶邑人
之蒙其惠也

樵林記

明邱濬 瓊山

廣之增城甘泉里有鉅族曰湛氏湛氏之彥曰江字宗
遠宗遠別業在上游以山而居以樵林爲業因以樵林
爲號間以書抵京師俾其嫻友鄉貢進士伍君尙節求

記於予予惟世之賢者往往托迹漁樵中非真漁樵也
唐人咏漁父歌亦謂其取適非取漁子意宗遠之於樵
亦取適而已意豈在薪哉夫人亦莫不覺有所適也伊
尹之賢也而躬耕太公之勇也而坐漁百里奚之智也
而爲人牧此豈快心順意之事哉而斯三人者樂之若
將終身焉而不厭亦適而已矣方其適於一時也齊得
喪混貴賤忘死生不知天下之爲大一正一壑之爲隘
萬物不足以好其心南面王樂不足以動其念無企於
前無期於後目擊而足無非至樂存焉是謂之適宗遠
之適於樵也其亦如此乎未至於此而試以予言求之
求之而未至此其澄心定慮安所止而無外慕一其志
而不他馳顛顛焉鯁鯁焉以求所謂適者而適焉古之
樵者正如是如是而謂樵之取適不必執柯以伐木荷
擔以負薪然後謂之樵也予之記止於此矣如必求登
山樵採之說夫人能言之不必予也不必移書以求諸
京師也是爲記

松軒記

邱濬

增城曾君三省世居邑之槎岡隱居自樂平生於物無

所嗜好性獨好松環所居樹松千百株構屋其間扁曰
松軒朝夕吟嘯其間歌曰松葉葦葦兮花菲菲花以釀
酒兮充吾饑我且醉飽兮焉知是與非又歌曰松樹偃
蹇兮陰檀欒據樹以哦兮蔭陰以眠臥起其間今聊以
終吾年歌罷飲酒獨酌半酣支頤以臥如是者日以爲
常熙熙然陶陶然不知天壤間物何者足以當此也君
之壻進士吳君澮觀政京師每以語予未幾其子瑞來
視進士君因承君意以記見請予聞人各有所好而其
所好者往往皆其氣類之相似意趣之相孚者不苟然

也予雖未君識卽其所好以想其爲人意者其人必稟
受不偏超出羣類如莊子所謂受命獨青者歟禮以制
心確然堅固如戴記所謂有心者歟持守堅定不爲物
變如夫子所謂後凋者歟不然何其於他物一無所好
而於松焉猶好之篤也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君之謂矣夫似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樂之之至則物
我兩忘彼此交喪物其我乎我其物乎混混默合而一
之矣不可得而知之矣君之於松也殆有得於此矣乎
不可知也請書此以爲記進士君曰唯遂書之授瑞歸

以遺君寘諸軒間

栢庭記

邱濬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栢滿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子姑去母亂吾吟思徐徐于于樂以忘憂亦猶崔丞之於松也客有來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之予曰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爲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爲優矣客拜曰先生之言韙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謂栢庭者

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栢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子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厲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豔冶衆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競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次第其與客言者以爲栢庭記廖君名某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崔清獻公祠記

明 宋端儀 莆田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強金人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使當時繼續正傳授明縱彼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奈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爲奸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于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脉

者至是盡已斲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而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忤于心而扶植乎倫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會露諸言論間人易得而知之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二百餘年其事猶昧晦而弗彰夫君子尙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終始爲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

史陳公傅揆公所以堅臥不起意實有在于茲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召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尙書又不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埤撫諭朝廷聞之卽家治帥公旣平賊遂謝闔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黽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叅降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公弟叔盼非焉終其身不食公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盼之

心乎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不勝忠義激烈欲上書請帝誅權臣讓國於趙屬之賢者向使其策得行公豈不爲衛武之九十八相文彥博之九十平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拯四海將溺之民而樹功名於晚歲耶惟其意有所主心不自安故其出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近世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知公也他書載公有菊坡文集與夫所謂嶺海便民榜海外澄清錄今皆亡失子孫所傳不過辭榮章奏若誥敕答詔及遺文

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錄參錯無倫緒予既畧爲更定而并以其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于有道云爾

忠孝祠記

明蕭鳴鳳 山陰

鳴鳳常聞元末時吾浙東多避世君子至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乃往往搜羅顯用於朝文章勲業炳烺後先至若忠孝萃於一門足以翼綱常於登極之初則有廣東叅議王公其人者雖用於遐遠一施未竟而其功則甚大罹險危嬰大難而其道則甚光豈不尤賢矣哉公諱

綱字性常家世餘姚人洪武四年以文學徵上親策試對稱旨拜兵部郎中時年已七十餘矣值潮民弗靖擢廣東布政司叅議督理兵餉公卽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旣至省乃單舸往諭亂者以順逆禍福皆稽首服罪聽約束威信遂以大行回過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截舟願得公爲主公以理開諭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以去設爲壇坐公日羅拜請不已公叱罵不絕聲遂遇害子彥達亦隨入賊中奮救不能得因哭罵求死其曾見父忠子孝殺之不祥戒其黨毋加害

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容令綴羊革裹尸而出得歸葬焉昔東晉有蘓峻之難在朝公卿奉頭鼠竄如庾亮者塵相望也獨尚書令卞壺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眇盱隨之亦赴敵死故稱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古今以爲僅有公父子大節乃與之上下千餘年相輝映非根于天者全體於身教于家者安固而不遷其何以能是將使萬世之下爲臣子者聞其風尙有所振起又豈獨有功於一代之綱常哉公事舊載郡志頗詳嘉靖戊子歲知增城縣朱道瀾始立祠於城南并置田三十九畝圖歲祀

焉適公六世孫新建伯兵部尚書陽明先生總督南方列省諸軍事旣平邕桂旋節東廣因設祭于祠下先生素倡明正學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出其緒餘勲業遂已滿天下茲復天假之便得以展公之廟貌忠孝之傳固信有攸自於是萬姓咨嗟興懷公之英爽直若飛動于目前者天之於仁人昌大其後嗣發舒其鬱積抑何其盛歟凡此則又卞忠烈歿後之所未聞者數之豐嗇固難盡齊然若公者則人心之於天道尤可以大快而無憾矣鳴鳳觀風此邦深樂此廟之成有裨於教事故書

顛末于麗牲之石

增城劉氏祠堂記

明 陳獻章 新會

古聖賢以民德歸厚必曰追遠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廟始遷之祖而祭之古之制不可考已君子隨時變易以不犯其分而得其心蓋人情出於天理之不容已者夫何嫌歟古之仕者世繼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恩相慶而死相弔百世不相忘世降俗偷蓋有不然者矣邸第之雄田園之美肥

甘艷麗飽妻子祖考所棲與蟲鼠爲伍殘膏賸馥何有及之其陋巷污穢可勝道哉中古之王天下者嘗爲卿大夫作家廟以愧之卿大夫猶然况士庶乎先世之流風餘韻至此幾絕以吾之一身散而爲百體拔其一毛而心爲之痛是孰使之然哉且人之賦於天命者有賢不肖貧賤富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薄於骨肉富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誰乎故曰收合人心必原於廟宋之惠州守劉仲明自南雄遷增城增城有劉氏自仲明始也傳至今太學生璫十有二世其

先世嘗廟而祀之不遷又置田以供祀事以圖無窮頽而復起者再矣父有積薪子不析而爨之世豈少哉璣自言系本元城世有衣冠曰緣者璣之父也曰漢曰孔祥者璣之諸父行也一念追遠之同天順甲申始拓廟旁之地而新之廟成而諸父亡矣成化庚子璣之兄瓚又卒璣乃合其族兄弟而增修之前堂後院棟宇層起煥如也四垣竹樹周遭過其門者咸以是稱焉於前有光於後有繼於士大夫其無媿哉今年秋璣因林時嘉再至白沙子示之詩云一雨變新涼炎埃洗除盡廬山

昨夜燈已照劉宗信故爲之記以詔其後人

按白沙此文作於弘治癸丑在龍門未建時今劉氏所居之地已割屬龍門矣

烏石馬驛記

明 湛若水

信陽戴子仲鵠冠由地官員外郎以言謫丞烏石驛厥作治惟六年恥厥治陋易地于湛子維新厥治于時惟皇作極惟新厥治夫厥中作堂可以中居而聽南嚮而治將而無將迎而無迎可以立中矣厥北作串堂可以通微可以致隱矣厥陰作室可以深居而息退思而理可以慎獨可以不愧屋漏矣厥陽作門暢而宣之通達

八風之氣出入庶類之宜厥顏作樓樓曰處遠可以備警可以望氣君子登之憂君之念油然而生矣官廨於東北其長物之始乎吏居於西北其贊物之成乎使室於東方主陽而動也動故無常陽者養也萬物之府也是故厨庫兼焉馬廐於西方主陰而靜也靜故無疆役室於前左陽休也囚室於前右陰幽也夫作門作樓者一以應太一之數爲翼廊二以應兩儀之數爲堂爲室者五以應五行之數爲串堂爲二室者三以應三升之數凡爲屋三十有六以應三十六宮之數厥作十有二月以應十二律之數爲磚石十有二萬以應一元之數厥役萬工以應萬物之數樹之材三百六十以當周天之數甘泉子曰善哉觀戴子之作室可以知學矣宜勒諸石俾勿壞

碧江趙氏祠堂記

湛若水

惟趙氏遠爲帝裔商臣之後曰崇解者自閩之連江爲福州兵馬鈐轄遷知南寧率贈知軍兵鈐朝議大夫遂家廣東是爲廣東之始祖其子必持始尉新興召拜戶部侍郎朝散大夫克弘宗功益昌其業傳良衛友符宗

達凡三葉宗達四子卽三絕惟仲瑀肇遷碧江是爲碧
江之始祖三子士志士慧士昌曰士志者九齡而孤長
而竟家恢復亡業肇建流光室祠二大夫右有雍睦左
有神庫光先裕後可謂有功於是裔孫族會而議之曰
我祖不忒其惟二始二別二功乎所謂先王未之有而
可義起者矣乃於流光後益爲寢室者三朝議公居中
室朝散公附東室躋仲瑀公附西室是爲大宗又於寢
室之後益創一堂爲室者三其中室則曰士志者居之
其東室則曰士慧者居之其西室則曰士昌者居之是

爲小宗宜分而合明一本也自崇澥而上分不可得而
推也自士志士慧士昌而上義不可得而祧也故祠朝
議以始也以貴也祠朝散以貴也以功也祠仲瑀以始
也以權也伯仲某絕而叔仲瑀繼也祠士志士慧士昌
于別室報功也明別也以系諸宗也故曰義不可得而
祧也若夫禮則吾能言之也古之祀始祖者以生物之
初有其神而無其人者皆禮之變則朝議獨何
疑焉觀文武世室皆以義起則朝散仲瑀又何疑焉士
志士慧士昌爲嫡別之始以統三宗之裔禮也又何疑

焉故以始者謂之禮以權者謂之義以功者謂之孝以
系宗者謂之仁故履斯堂者禮義仁孝之心油然而生
矣故同爲一門則同氣之義見矣由小宗則肢分之義
見矣由大宗則一體之義見矣爲子孫者敢不敬乎敢
不愛乎其裔孫鄉進士善鳴與族兄善宏善練來謁記
又五年庠生曰善和始請入石

義士湛懷德祠記

明洪垣婺源

嘗觀諸祭法所議祀典有五而節義不與焉此禮之失
也何也祀由心而生者也天下固有不待生而存不待

死而亡不待功而顯不待子孫之賢而浩然獨存于宇
宙至千百年以不禦於人心者義是也是故有功與子
孫之賢而不可祀者矣故祭法以事不以義此禮之失
也功以著義義以成功功與世往而人心愛戴之如所
生焉吾觀于甘泉都義士懷德公事而知之已誌載公
當元閏反正之時感時憤中理不能鬱鬱受槽伏無所
植立遂遙受帥號以權濟時艱伏盜卒之罪寬就戮之
囚恤鄰堡之暴如志所往誠以應焉至其表籍人心者
卒同死士五百餘郤劇賊蘓友卿援官兵於頻亡中以

增城縣志卷之十八
三
屏蔽越南遏賊西突之勢且使其一鄉與一方民死不
汚盜幸免遠戍患皆所謂義以成功者也使當其時不
幸不有其功焉公之義不可泯也何也無官守也公無
官守而有其功故不以功而以義義之所重雖拯民却
賊謂之義焉可也是所謂不待生存不待死亡不待功
顯不待子孫之賢而浩然獨存與人心俱生者如非
出於人心所生則自保以遯世可矣未必能獨以身當
時事之艱當其艱矣未必能無因以服盜卒之罪服其
罪矣未必能使之甘于就戮而不忍逃不忍逃以守義

矣未必能致五百餘人之歸心與十都之人各安所生
而不怵于劇盜之劫威不怵以威而服其罪非功之所
能也是故部卒伏罪之心卽五百人之心五百人之心
卽一都之人之心一都之人之心卽公之心公之心卽
塞天地之心塞天地之心卽今一縣之人之心一縣之
人生於數百年之後時異人改而爲之思焉起慕焉合
祠以請祀焉非公之所能爲也祀以功焉報功也功之
能捍大患是也祀以義焉勸義也公以匹夫而有宇宙
之志是也故祀不以功而以義重本也重本所以重人

心也今之以至親如兄弟自相殘賊紕其臂而奪之食者多矣有若而人矣而况于都之人乎至樂如朋友自相詒詐擠之井而下之石者多矣有若而人矣而况于素未知識之戎兵乎至尊如君臣自相秦越幸有其難而陰納交于所仇以自保者多矣有若而人矣而况于無民社之責者乎是故祀以義勸重人心者也人心重而公之所及廣矣公之祀予所舉也予昔按廣遵憲綱訪節義訪其所隱者增城縣首以公對循例覈諸衆皆同然躍然若得其心遂定祀于春秋以縣正官主焉祠舊爲公孫淮所建因改正以祀公義也公之鄉人義公而不敢自私以私其身則公之賢子若孫益可知矣予時來樵幸業令孫泉師之門得拜公祠遂原立祠初意紀以爲勸亦重本意也

鳳池書院記

明 鄒元標 吉水

予宗氏時效拜增城令過予衙齋談令事曰予第勉修其職事罔敢邀名釣譽苟利於民卽上罔知吾何傷不過棄簪笏歸耳寧捐乃公心乎予聞而壯之君令且五六年兩以計過予文江得聞君令狀大都如所自語君

最喜談者澤宮造士及書院討多士而訓之則喜見眉
宇乃繪圖面予曰斯龜峰下遺隙址於學左有年而諸
士苦肄業無所予乃捐俸而闢之計所費數百緡大都
蠲羨鍰而諸上司所助修者十之一爾顏曰鳳池書院
右爲敬修軒左爲尙友軒飛薨連礎巍巍峩峩每邑人
士來遊來誦咸各有攸居君之所以勉邑人士可謂詳
且盡矣世之爲吏者大都徼上意以爲的其庸者期會
簿書最下則與民角利爲囊橐計如君者可謂世之循
吏非耶雖然世以作士爲名高者盡教之以媒青紫爲

後日地而君顏其堂曰作聖曰斯民千古則所以期諸
人士者非詞章誦讀之末青紫溫飽之圖已也蓋曰邑
人士豈無掇巍科躋膺仕其人然無異草木飄風好音
過耳百世之下至有入其里不知其姓名以是知學固
自有真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萬世之下聞其風猶使
之興起是烏可弗學哉功崇惟志緝熙惟敬君復以崇
志敬修名軒宛然示諸士以入聖之要矣諸士勉之志
非激昂之謂也先儒曰古今幾人有志敬非勉強之謂
也先儒曰天地之道敬而已嗟乎志與敬豈世儒以知

地坊鼎志卷之二十八
識情識當者可比論哉弘嘉間以學爲海內嚆矢者東
越與增城東越曰致良知而增城曰隨處體認天理說
者如兩持然不知知之與天理致之與體認同耶異耶
夫外天理以爲良知知必不良外良知而言天理理屬
於人後之學者是皆以意窺二先生之奧者也諸生登
斯堂者有能覺天理之緒餘有湛先生其人者出於其
間斯不負吾家作士之意而斯地亦與有榮矣夫元氣
之布濩於天壤者何地無賢必有相續於無艾者予謹
拭目以俟矣

代樹樓記

明張潮

惟嘉靖六祀秋大水邑西城不浸者三版居猶壑也司
訓熊石居先生桴家口于城而樹棲焉水幾滅越七日
乃退異也乃建樓以代樹屬余記曰夫樹其根固其幹
強其枝葉暢沃糾以檜巢板以容膝吾其庇也固寶之
矣然榮悴有時豈惟物哉願先生紀其所以代樹而思
創守之難者余曰噫巍哉樓乎夫樓勿固其基曷其能
堂弗壯其石曷其能植棟以隆之蓋以厚之墉以崇之
鑰以嚴之乃併懔焉乃歌哭焉則旣善其創矣然而守

之無異道也爲而子若孫者履其基焉則思積德踐其
石焉則思任重望其棟焉則思貞固視其蓋焉則思庇
覆倚其墉焉則思防患啓其鑰焉則思通變積德斯孝
矣任重斯仁矣貞固斯智矣庇覆斯慈矣防患斯禮矣
通變斯權矣孝以奉親仁以睦族智以幹事慈以畜幼
禮以防傲權以從時兼此六者而有之是之謂守家之
道其殆樹之培本達支矣乎若乃夸麗滅義驕淫惡終
道失而離樓不可幾猶伐其樹而欲其庇蔭得乎是故
以此易彼之謂代余將以道代樓以樓代樹其光遠乎

石居曰志深哉憂而不困者也請筆爲記

重修增城縣儒學記

明 胡庭蘭

永嘉王侯存吾由名進士拜令增城旣平政宜民三年
報績上最乃揆厥化原大修廟學茲惟訖工文學先生
莫君可尙裴君鏗羅君宗堯率單生丕訓吳生良弼輩
端幣請記於蘭蘭曰大哉功是可書已夫天下之功三
有功於朝廷爲大有功於聖門爲大有功於生民爲大
而在三者則有功於聖門乃其所自來也蓋聖人之道
冒天下上尊天王立隆以爲極下濟羣生成遂以彰化

極曰皇極惟聖乃建化曰王化惟聖乃成聖道一貫天
 清地寧蓋自唐虞三代之隆罔弗由學是興豈曰小補
 之哉王侯夙佩先師孔子義訓必思有功於朝廷以襄
 維新之服必思有功於生民以贊維新之化則其求為
 有功於聖人之門以羣諸生於宗廟百官之間者豈徒
 修文循事而已哉是故修厥門牆表中正之觀也修厥
 堂宇敞高明之域也修厥寢廟闡精微之奧也修厥兩
 廡著考德尚友之有倫也修厥二齋畀居業樂羣之有
 所也若猶未也修厥敬一亭揭王言之大也昭王心之

一也示聖學始終之要也是故諸生坐斯齋以居業樂
 羣則業日修瞻斯廡以考德尚友則德日修入斯門以
 履中正則禮恭義直而禮義日修升斯堂以游高明則
 仁弘智周而仁智日修循是以入聖人之室窺精微之
 奧是曰上達其孰能禦之雖然念聖學典終始則敬一
 其要也諸生誠自入門而率履即齋而居業即廡而考
 德即堂而大觀即寢而洞微惟敬惟一而奉以周旋庸
 非聖學之的與異時學成而出以襄王之服則黼黻之
 猷也贊王之化則圭璋之理也內外合動靜一體用貫

敦化川流神明不測收天地清寧之功登斯世於唐虞
三代之隆謂非聖修之極與迺今天下論有功於聖門
者惟曰入孝出弟立德以守先王之道也惟曰講授訓
誥立言以維六經之義也而不知二者之功恒出於學
校之教學校日圯而弗修則聖學日墜而弗明弗行聖
學日墜而弗明弗行則所以襄王服贊王化者其道何
由哉是知有功於朝廷有功於生民當自修學之功始
修學之功立則立德也神立言也經天下之道歸焉乃
所謂大也故表而爲之記以告天下後世之求爲有功

於聖人之門者

書劄

復李俊明劄

宋 崔與之

惟時初夏氣清而和新恩朝議鄉兄稽古策勛有物作
助台候動止萬福某屬厭德聲其日久矣自西戍南歸
謂有一見之便而抱病簡出披睹猶未見快茲聆擢雋
南宮歸乎充選亶爲盛事用壯老懷枌梓亦爲之改色
伏惟天才甚穎用評所推文章有經世之宏模道義得
尊王之大體再鼓而氣益壯一呼而人皆驚因思士以

得時而爲難名者造物之所惜山川清淑之氣蘊蓄幾
百年鍾此間出之奇況年不可及自守甚堅卽其中之
所存自此而充之遠到豈易量耶頗聞春風得意之初
聲容光不露盛名之下謙以將之夫所養益厚則所受
必大區區贊美正爲是也某以疾丐閑幸得請屈伏牖
下餘息厭厭忽聞捷音不知宿疴方圖致慶乃爲故人
所先三復不勝慰滿錦還諒在秋中初筮不必擇官擇
地榮進素定茲爲發軔指快某衰憊佈此雖詞意膚淺
不逮所施而情則真矣尙希孚照

與湛民澤

明陳獻章 新會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
顛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爲奇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
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承羅
浮之遊甚樂第恐心有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
俗樂耳黃龍朱明不可居吾之此心已在祝融之上矣
吾非厭近而求遠顧民澤何以處我耶世卿錄去近稿
二幅可以代面語不具

又

民澤足下去冬十月一日發來書甚好日用間隨處體
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章自去秋感
疾迄今尙未平昔者高堂未傾病輒叩天願少假之年
今廬岡之木且拱吾何求哉其未忘者衡山一念而已
皇皇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其可念也夫
其亦可歎也夫廷實近多長進但憂其甚銳耳子長病
且愈曰高音耗亦無黃中納婦館中惟一之與服周教
諸孫海北汪提舉向慕亦切作懷沙亭於海上此外有
修古書院冷香橋之作所費不少恨無以成就之耳民
澤在鄉安否禍福原於人情不可不仔細察也謾及之
不一一戊午季春三月初月二日石翁在碧玉樓力疾
書

答鄭一鵬年丈書

明張潮

伏承教言指示切直東萊所謂一見高文心開目明者
也非同心者不能道如彼磨齒不齊相推乃能出米人
欲見道非切磋琢磨其何能及夫謂古岡山川不似何
退遜之婉也菊坡吾不得而見之矣君子謂其心猶叔
肸大哉明哲乎白沙中行獨復啟甘泉之傳尊先生相

與夾輔庶幾乎鄉里之光伊維一脉不墜諸君子衛道之力也大兄承家學翊白沙相城古岡顏色輝映路人所知也而曰敝邑擅焉大非公論夫氣化古猶今也人資氣化以生猶魚資水以養氣化之有淳漓猶水之有沃瘠大兄稟厚而養完其殆淳而鍾者歟是故月之虧也光盈之壑之虛也水歸之大兄富於學而若虧若虛有不至於盈而歸耶夫學大者用於世小則爲世所用故不可不理會至於用焉則存乎遇明道曰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愚謂學須用焉以此孔孟不得爲伊周不在所遇乎惟大兄其無讓俾考德問業者可尋其緒苟白沙曰難焉甘泉亦曰難焉不幾於熄乎愚狂鄙不足以輔惟大兄其無讓

論議

平勃王諸呂無不可議

明 湛若水

呂后背高帝約而王諸呂在廷小大之臣皆知其不可而平勃曰無所不可何也曰不可以不可也大臣之義當畧小以圖大爲國家萬全之計不然諸呂之事雖五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謂平勃之賢而反不知乎高帝

臨終謂安劉必勃夫當時王灌諸公尙無恙而勇敢則過於勃而安劉之事卒以許勃益重厚從容以解紛者不如勃也若平勃者亦知乎呂后之爲人嘗醢彭越斃戚夫人雖以高帝惠帝之意猶忍爲之傷之其驚悍自恣而不可回逆之者不死則廢若王陵先逆則先廢平逆之則又廢勃逆之則又廢勛舊大臣皆以廢去則他日諸呂之亂誰與圖之故度其不能止后之王諸呂則寧姑從容以善其後可也舊史謂平勃何以知己之歿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安劉氏之功可必也愚又以爲不然夫不知己之後歿與疆爭而速廢歿而無益成敗之數二公之賢其講之熟矣一日平勃去朝廷則太后之所以私諸呂諸呂之所以覬漢室者豈特王而已哉故奮烈擊搏大臣雖不如新進之銳而從容鎮靜以安社稷者惟大臣爲能故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彼無愧詞胷中必有定也陵無以應宜哉吾乃今而後知高帝之善知人也

人論

明張潮

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以與夷狄禽獸異者心

焉耳昔者包犧氏之畫卦也象天于上象地于下象人于中三才並置無殊觀也自其形而論之日月星辰麗乎天山川草木麗乎土耳目口鼻麗乎人然而與天地並者非形色之謂也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之心體天地萬物而不遺也失其心者非惟耳目口鼻之亂也五行乖而五行鑿其違夷狄禽獸也不遠矣是故變化行而天道立剛柔迭而地道寧仁義合而人道成心爲之宰乎道其心則天地無虛寄矣曰何寄乎曰天地之氣中而已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猶寄也養中以成能盡能以致用全而歸之會天地萬物爲一體斯不負其所寄噫可以小焉自視哉

封建議

明張潮

嘗謂柳氏胡氏封建二論一則謂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蓋非帝王而是秦矣一則謂封建也者帝王公天下之大端大本壞天下之法制自秦始其說嚴而正矣要之胡氏之嚴正或失則拘何也有見於制之善無見於時之適也使君天下者皆堯舜禹湯文武焉雖私士子民各君其國綱之所運制於一人

其勢順其機張雖萬世行之可也夫何漢唐之守令賢於三代之諸侯者豈止於桓文爭衡矣乎是故制不可拘也若柳氏以爲殷周盛王也而不革封建者不得已也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勝夏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湯武雖欲革之如勢何故以爲非聖人意也勢也噫聖王作民君師立一代定制豈無所見而姑徇其勢以自安也是故時便而勢順制善而民安封建雖不革可也不然順天應人之主命且可革顧不能革其制而郡縣耶愚故曰封建非勢也從道也然則二論將安取

衷曰立制在審尙承制在得人

月食議

明張潮

或問月食答曰張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月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歷家月若望行黃道則值暗虛矣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然暗虛之大不止如日今天文家圖暗虛之象可容受三四個月體故有初食食既食甚之分而所歷有兩三時辰之久若暗虛大止如日其食安得如此久耶或曰對日之衝何故有暗虛曰天象所有非人所知日

地城縣志 卷之十八
衝與太陽遠處嘗有幽暗之象在焉又惡用深疑也

潮汐議

明張潮

或問潮汐答曰此古今多深疑者唐盧肇謂潮生因日
天左旋入海而日隨之故日灼激水而潮生朔微望大
其言與潮候全不相應肇北人蓋不知而言者也宋余
安道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嘗東至海門南至武
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故月臨卯酉則
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平南北皆係於月其言
然矣又云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勢極大望亦如

之春夏晝潮嘗大秋冬夜潮嘗大亦係於月言又然矣
又誌二海之潮候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者然謂潮應
月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於月皆不可夫謂之係者形
聯勢屬之義也今攷月運之處去水不知凡幾萬里安
得與月相係亦猶盧肇日激水之意也又攷臨安誌曰
潮汐往來天地之至信氣升而地沉則水溢而爲潮氣
降而地浮則水縮而爲汐則氣與水及地全不相干矣
然謂水隨氣而往來則可謂水因地而溢縮則不可惟
余氏候二海之潮其曰平於東者嘗先平於南者嘗後

每差三時似爲有見但先後之故未之知也旣而詢海上行舟者謂近海有垠潮處可以測其長落北水南來則潮長南水北來則潮落然潮長何以自北而南哉蓋河圖一六水居北後天卦位坎亦居北夫北水之滙也氣之關也天地喘息之氣應時而出運水而行一翕一張故潮之長落因之氣之張於地也則水爲氣壅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夫惟氣之張翕無停機故潮之長落應期而不爽然則水非氣其消其長孰宰之哉質之河圖易

象驗之潮勢先後聖人設教信不誣矣若夫小大早晚之異臨安志亦云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蓋時有交變氣有盛衰其氣機一與月應故謂海潮應月理則昭然庸何疑乎雖然潮汐固如此矣又有所謂踏殘水者潮落將盡而復長踏其殘水而長之也此天地餘氣吸將盡而復出也然春夏晝有踏殘晝之永也秋冬夜有踏殘夜之永也永故餘氣復出也若夜短則汐水無踏

殘晝短則潮水無踏殘矣皆乘氣而往來也

碑碣

贈侍郎張公墓志

明宋 濂 浦江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德至渥也于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府君吏部侍郎母林氏贈德人命書既下度錄其副楮焚祭墓下復謂一介蟣蝨之臣待罪銓曹恩榮溥博逮及二親鸞綾金軸下賁泉壤度深懼無以侈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願吾子爲文之濂謹按狀府君諱

復禮字禮庭姓張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宗憲者始遷於禮園社宗憲生瑛瑛生一飛通周易能會萃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歿葬社之南山配麥氏生二子鄰甫彬甫皆善傳父經既葬父晝夜念之弗置構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生子三其次乃府君也府君薰炙家庭之教而於易學尤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程朱二氏無

乖盪者漢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士咸謂府君爵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惟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爲獨念居村疇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郡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爲肇慶路高要學教諭迎養有六齡而府君歿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日度奉柩葬于增城縣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四年辛亥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官風采凜然貪墨爲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卽度次輔次峻次熙輔峻俱蚤世孫男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人所云爲善者譬猶藝木世世能令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爲儒積善之聞播於嶺南實合於易積善成名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皆府君遺體垂祉之所致度力欲爲親榮而親不及見矣悲夫

明義士湛懷德墓表

明楊起元 歸善

嗚呼此爲增城湛義士之墓其義也奈何曰當元之末

真主未興四方鼎沸閭井之氓不寧有生義士念生爲
男子弧矢是志災切剝床胡不捍禦遙授師號權濟時
艱此其義之始也既有其旅威德迭用而常主其德部
有盜卒護而誨之隣有罪囚請而釋之遂使四境之內
翕然悅服不罰而化此其義之通也既而皇明啓運載
戢干戈同爲編戶乃有叛寇曰蘓友卿敢行作亂大將
出師致討喪威義士奮然率敢死士五百爲官兵援卒
誅劇寇油然而退不見其功此其義之遂也方賦勢熾
他境居民稽首乞命其後追論悉遣戍所惟公之鄉曰

甘泉都以義士故超然獲免此其義之成也始以義
通以義遂以義成以義故曰湛義士士之義者也義士
之義天下之達也寧止一鄉鄉人之祠之也鄉人私德
之也厥後覺山洪氏以直指至聞之朝廷而以其祀封
屬之邑長則公之也義者天下之公也而義士其身乎
義矣又可私之一鄉乎雖然義者又萬世之公也而義
士其身乎義矣又可私之一時乎於是卽義士之墓而
表以豐碑以告乎後之人俾有見者傳其事於四方及
有聞者悟此身之爲大使夫知有身而不知有家知有

家而不知有國者可以少媿不亦宜哉此以予史氏之志不以其後昆請今其請也以起予也義士者湛其姓懷德其名卒葬於火岡之山在予之歸義永平鄉其後七世生若水位參贊以聖學輔弼人主天下宗師之以義士之種德如此安得不有達者爲其後哉此山藏義士者歷年且二百廼遇史氏表之若有待者義士之義藉予之文以顯予之文藉義士之義以重蓋交相藉也惟此鄉人毋以樵牧茲墓永妥其靈而並受其福固茲鄉人之厚亦或有感乎斯文

贈尚書湛樵林先生神道碑

明

呂

柟

高陵

樵林先生諱江字宗遠廣東增城沙貝鄉人南京禮部尚書甘泉子若水之祖也因甘泉子貴累贈如其官配梁氏累贈至夫人甘泉爲翰林編修時同考會試柟爲其所取士也因知其家世至於先生云先生天授顓篤迪翼履謙於物無忤性耽靜居遐棲於上游庄庄有大田側開魚沼結茅其上徜徉業作又或桑於圍山田於岡麓俯仰食力爲終身樂不求聞達是時白沙陳內翰倡道廣中聞先生有山樵水魚高棲遐遁之風遂作入

雲堂構詩以貽之大學士瓊臺丘公亦爲作樵林記則
先生豈非明時之孝弟力田隱君逸民者乎梁夫人祇
若先生惟德之從純誠敦慤實根性成常曰我蠶則勻
我繅則純我殖則珍而以被我後昆當其躬行雖古魯
歎母漢鮑妻可相方也宜其篤生哲孫爲時名儒初先
生之始祖諱露在元大德間爲德慶路治中卽卜居沙
貝鄉生二子伯曰世忠仲曰晚丁仕爲縣主簿主簿生
志高一曰懷德元季之亂法嚴酷凡爲保障頭目者遙
授以元帥得專生殺增江志曰懷德嘗爲保障頭目有

部卒盜其池魚捕者以獲保障公命歸辭其父母自來
就死及期果至保障公曰以魚殺人德所不忍開釋遣
去或之他鎮見理罪人則給乞以歸僞稱代誅以懲不
恪復密縱逸全其不辜明興天下既定公獲樂業洪武
中鄰境蘇友興作亂南雄侯奉命征討海道不利官軍
幾陷保障公仗義起兵赴海力救侯得師還時近地皆
以降民充戍獨甘泉都免至今賴之然則樵林先生之
躬備周德以至有甘泉子者其淵源所自豈偶然哉先
生生巳丑八月十三日卒甲午九月十六日壽六十有

增城縣志 卷之十一
六歲梁夫人生丁亥四月十八日卒癸卯四月初一日
壽七十有七歲合葬於赤坭山之原矣至是甘泉子暨
墓上石是用勒辭用贍行路

贈尚書湛公神道碑

明 霍 韜 南海

十二年癸巳秋七月禮部左侍郎湛若水陞南京禮部
尚書九月皇子生赦錫命若水父瑛贈南京禮部尚書
錫之誥若曰若水父積有慶源是生賢子奮躋于位遺
訓可泯哉臣韜拜稽首言曰易有之積善餘慶若水起
士校游升大僚光于鄉邦榮于考祖非世有令德曷臻

是乎帝錫明謨嘉善積也親顯以子可以言孝矣先是
七年戊子若水任祭酒帝錫瑛誥若曰若水父賦性剛
直潛德丘園乃生賢子光我邦家範我多士臣韜拜稽
首言曰剛懿德也剛且直尤懿德也乃丘園之潛不顯
於時是將含章以宏其施乎九年秋若水任禮部右侍
郎帝載錫瑛誥若曰瑛剛德受于天性直躬矯枉樂士
周貧啓爾後人佐我邦禮臣韜拜稽首言曰瑛德則美
矣不遇聖天子昭德于天之下顯錫嘉謨孰與揚潛休
哉可以勸忠矣昔瑛也與其黨之人交重然諾謹禮度

增城縣志 卷之十八
急於行義爲里正見其邑簿蔣有所私瑛矢法撓之無少狗簿啣之囂囂然卒以吏毒禍君子曰諺有之直木多斧瑛之謂乎瑛生增城實五嶺山水之聚語云中州之山至嶺而窮又云五嶺宗粵庾嶺西來歷韶英番禺千里而遙至增城而止羅浮東來由汀惠博羅至于增城而止水自凌江北來由韶英趨虎門入海自惠陽東來由龍川博羅趨虎門入海瑛世居增城之沙貝沙貝面虎門山水之濰會也里語曰山川孕靈不有徵歟湛氏世有休德贈尚書公剛直信義表表而偉甘泉公復爲名儒非山川之靈歟渭涯韜於甘泉公姻也因得論其世爲之碑

處士陳君墓誌銘

明 陳獻章 新會

始者郡諸生馬龍爲其友陳東淵乞銘其祖父處士忍菴之墓於我生之言曰處士居增城之仙村無聲色嗜好以亂其耳目無形勢奔走以瀆其交際無是非毀譽以干其喜戚上下原隰相地之便宜宜田亦田宜圃亦圃長鏡大笠往來於蔗畦稻壠之間躬樹藝自旦至暮不少休收田圃之入以裕乃家夫處士行乎無名以能

拓土業治生爲樂事故不知老之將至敢以是請惟先生念之將無擇於細大而俾之銘旣而東淵承其父永榮君之命來謁予白沙館之小廬山精舍自冬徂春戀戀不忍別去予遊厓山東淵請執杖屨以從予旣與東淵凡所紀述令一一錄之東淵朝夕侍我側略無一言及于銘余益重之乃命取馬生之狀來考其世之麤可知者始遷番禺之祖宋天聖間教授南雄儒學因家番禺生五子曰守寧者遷增城山美村數傳至朝奉大夫文德有女適李忠簡公文溪先生其中子曰汝霖爲縣

尉縣尉以下至處士九世其遷仙村自文德始處士諱誠字致明質木少言與物無競非橫之干直受之而不報故自號曰忍菴云處士娶伍氏曰永榮者其子也一女適徐禧孫男三人東淵東沂東瀾處士卒弘治戊申四月十三日年七十三永榮以其年冬十二月某甲子葬處士于會岡頭祖塋之左未銘烏虜一善可稱也亦可傳也顧處士於予初無一臂之交與之銘以一馬生之言猶未也豈不曰東淵在白沙館下能謹子弟之職事先生于厥祖有光耶此吾所以爲處士銘也其辭曰

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不求異乎人
不求合乎人委歲月于農圃手足胼胝旣裕其身又以
及其後昆則以彼之危易此之安以遺之其不可也復
奚疑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霍文敏公墓表

明 湛若水

甘泉子曰傳有之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鍊五色石以
補之豈有是理哉或曰荒唐之言也然則女媧氏之志
其亦苦矣世有是人乎或曰女媧氏蓋神人也曰豈惟

是哉南海有砥柱焉攝提庚子之冬砥柱折狂瀾竭世
無女媧氏其誰與補之然則涓涯子其人乎生平有九
年而始學其學也一日千里而不怠其自勵也書居處
之恭於座隅故他日告君也亦以三字總四勿之秘故
其學博而能精其文雄而能昌省薦亞其元春薦元其
會權臣勿與殿元也蓋三印卷而三倒置云甘泉子問
之文康公憤曰諸老無子弟在焉安得吉士然而涓涯
子以畢姻奏去矣還受兵曹間嘗著尊親大禮私議因
上疏辨正得上旨人曰是可以爲橫飛直上無所不可

者矣故公嘗語進士彭端遇曰吾所不爲豪傑者子其
絕之是故嫉惡如讐知之必言言之必盡以天下事爲
已任獨居則背手仰天而視明日又有論建上嘉靖三
劄慨官愆也論六科褻衣迎旨正乖駁也論輔臣以迎
立封伯止冒濫也上受職疏陳保邦致太平也上治河
疏上揀積弊疏上鹽法疏上任大臣疏上任翰林內閣
疏抑陰據丞相權也上大員賊慝上舊制上揀憲職上
保聖躬疏上采老臣遺議疏上悼靈皇后喪禮疏上節
費疏明修纂常職也上章服疏上皇后親蠶疏肅內外

也上郊祀疏崇成憲也繫詔獄弗悔因以著周頌集解
焉上達猷疏上擴大公疏上申明禮制疏上照察奸黨
疏上風俗疏上體分疏上定禮制疏上再定禮制疏上
欺隱敕旨公文疏上屬官壞法暗通賄賂疏上應詔獻
言疏上黜異端疏上清娼籍疏病買良也上聖功圖冊
疏曰文王世子問安曰文王世子視膳曰文王世子齒
胄曰桓榮授經曰神堯茅茨土階曰大禹菲飲食惡衣
服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曰周王稼穡艱難曰周室后
妃蠶織曰宮中隙地蔬種曰西苑耕稼曰西苑蠶桑曰

商王高宗訪道上禁訛言疏於是聖駕無復南巡焉上
民困疏懲官員冒乘驛也爲同食聯居之規耻世分財
別籍之偷也嚴請託之戒絕賂貨也蓋欲挽頽俗而還
之古以隻手而易天下滔滔之流其亦女媧氏之志謂
之砥柱非耶是故與張桂共論大禮張曰其豪傑人矣
桂言於朝曰突兀一世矣是故明斯禮也由職方命爲
少詹事侍講學士辭命爲詹事兼學士命爲禮部右侍
郎辭命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五辭命爲吏部右侍
郎轉左大吏是戚遂命爲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去矣改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甘泉子曰渭厓公翫麟
於斯世遭廻於士途可以觀所存矣向使肯隨諸公論
禮得殊寵則立談取相夫豈難哉而公之不自欺其心
不少屈以徇人足以媿夫鄙夫患得患失者宜表以爲
世規公諱韜字渭先渭厓其號生丁未卒庚子享年五
十四考西莊諱華贈如其官母梁氏累贈夫人兄隆號
老洞三弟曰佑四弟曰任五弟曰傑皆從予西樵
山傑居錦岩二年後坐化于觀音山配區氏鄭氏皆贈
夫人子男七人璞瑕珉瓔璫瑞若夫行事之詳則有國

史家譜存焉是故不復表著云

太子太保湛文簡公墓表

明 羅洪先 吉水

嗚呼茲爲南京兵部尚書甘泉湛先生之墓乎維德齒
爵三達尊之兼隆上接孔孟之正脉者乎先生有言曰
堯舜精一之訓至宣聖而益明宣聖一貫之旨至孟夫
子而益精夫堯舜孔孟之學貫心事合內外徹上下而
極天理之中正焉者也嘗觀先生之論學有曰夫道無
內外内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知動靜之皆
心則内外一内外一則何往而非道合内外渾動靜則

澄然無事矣此先生純粹中正之學非偏内偏外分析
支離異說者其灑落似濂溪其溫雅似明道其氣魄似
紫陽其自得似白沙又非以下諸儒可得而論矣先生
諱若水字元明初名露字民澤避祖諱改名雨後定今
名姓湛氏高太父諱懷德曾太父諱江父諱瑛母陳氏
以成化丙戌十月十有三日巳時生先生先是數月有
中星見于越之分野識者以爲文明之象當有聖賢生
于其間先生適應其期弟子員時都憲臨省視學教官
率諸生跪迎于門先生獨昂立以門外非衣冠跪迎之

增城縣志 卷之八
地後遂爲成式鄉試禁令入試諸生皆徒跣先生唱名當首執不肯從御史爲之廢法遂以書經領鄉薦第四鹿鳴宴用優樂先生曰賓興盛典而可戲耶終宴不視德器雅重儼然有台輔之望從遊江門得自然之教取所給部檄焚之絕意仕進深心力詣悟隨處體認天理之旨白沙先生喜曰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又指先生於人曰此子爲參前倚衡之學者遂以江門釣臺付之詩曰皇王帝霸都歸盡雪月風花未了吟莫道金鍼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白沙終先生爲之制服

廬墓三年不入室後感母夫人與僉憲徐公鉉強之出仕先生乃北上見祭酒標山章公懋試以粹面盎背論卽以魁天下奇之會試學士東白張公禎得中者天下之大本論讀之嘆曰真儒復出矣寘名第二廷試入翰林兩選會試同考試官一選廷試受卷官一選武舉考試官一奉命同修孝宗皇帝實錄一奉命同修武宗皇帝實錄一奉命封瑞昌王副使一奉命封安南王正使賜一品服以行王以金匱三却之非其表表於科第及始仕中孚會陽明先生講于金臺論學者須先識仁仁

增城縣志卷之十八
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陽明先生嘆曰予求友于天下二十年來未見此人渭涯先生稱於朝謂先生以孔孟絕學自期待非其表表於朋儕中乎太夫人卒于京師先生奉柩南歸葬于荷塘先生廬墓朝夕號泣時方冬有笋生于廬墓外有五色瓜生于墓新土上一本數蔓九實連蒂其孝感之可表如此服闋上疏養病許之築室於西樵大科峯下非學問之士不接安閑恬淡若將終身其韜晦之可表如此今上登極都御史吳公廷舉御史朱公節疏薦復起用先生雖非言路志在格

君因暑月輟講上戒逸遊疏上論聖學疏上聖學格物通進天德王道第一疏并賦頌奉旨賦頌增入史館上申明天德王道之要以裨聖治疏奉旨足見其純正有本之學進君臣同遊雅詩奉旨增入史館奉詔進無逸講章奉旨講章留覽上申明天德王道第三疏因發明敬一寶訓以勸聖學上勸收斂精神疏進演樂疏進古今小學疏進瑞鹿賦疏進治權論疏大葬回鑾等疏皆出于至誠衷悃上每嘉納焉及於先生出朝則注目久之至以今之古儒稱之是表之在朝廷矣道德尊崇四方

增城縣志卷之十八
相從士三千九百有餘於其鄉則有甘泉獨岡蓮洞館
穀於增城龍門則有明誠龍潭館穀於南海之西樵則
有大科雲谷天階館穀惠之羅浮則有朱明青霞天華
館穀韶之曲江則有帽峯英德則有清溪靈泉館穀南
京則有新泉同人惠化館穀溧陽則有張公洞口甘泉
館穀揚州則有城外行窩甘泉山館穀池州則有九華
山中華館穀徽州則有福山斗山館穀湖南則有南岳
紫雲館穀先生以興學養賢爲己任故所造就之士皆
有得於先生之學是表之在門弟子矣平生所著之書

則有心性圖說四書訓測古本小學春秋正傳二禮經
傳古易經傳尚書問詩經釐正節定儀禮燕射綱目遵
道錄揚子折衷樵語雍語明論親論非老子大科訓規
新泉問辨聖學格物通白沙詩教解二業合一訓天關
問答湛氏家訓息存箴四物總箴自然銘大宗小宗合
食訓察倫銘諸書其實得實見發自本源可以羽翼乎
六籍是表之在著述矣嘉靖庚申四月二十有二日戊
時一星從東南來其大如斗其光燭天其聲如雷隕于
文院先生卽終于正寢夫先生之生應中星之見而生

其歿也應中星之殞而歿天運氣機是表之在天地嗚呼先生以中正之學明天理之本然救人心於多惑功當不在抑洪水闢楊墨下也洪先不佞不能粉飾文辭皆據實而表之凡具此理之同然者其不以爲然乎

甘泉先生墓誌銘

明洪垣婺源

天下非無學也而真學爲難後世非無儒也而真儒爲難真儒真學如鳳鳥河圖不恒見于天下而天下恒惑於所見故非但得之爲難其知之亦難也噫天下不惑於所見而又恒多以其所見者自惑是故其知先生者

益鮮矣先生以自得之學發明中正求仁之旨一念向往堯舜羹牆匹夫轉途湯武家室學者所至雖未必一二能際闡域軌轂旣同羈的自正生徒滿天下並有仁讓其鄉堯舜其君之念謂先生純然聖人不敢謂先生非純爲聖學不可也謹按狀爲緝拾以俟後之知者先生先爲莆人卜居甘泉自元德慶路治中露公始高太父懷德元亂起義保障恩信明威至今在祠太父樵林公江父怡庵公瑛俱以先生貴累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妣梁氏母陳氏俱夫人少遭家多故十四始

入小學十六學爲文遊府庠弘治壬子以書經中式第一卷癸丑會試下第贊詩謁莊定山先生甲寅二月往學於江門白沙先生語之曰此學非全放下終難湊泊遂焚原給會試部檄獨居一室遊心千古默酌聖賢用功總括隨處體認天理六字符訣白沙先生喜曰着此一鞭不患不到聖賢佳處於是定居楚雲臺臺謂楚者楚進士李承箕築也李善詩文常以詩來門守臺者白沙先生復曰時有湛雨者始放膽來居之冷焰迸騰直出楚雲之上蓋以進承箕亦知先生所謂能放下者直

欲以斯文屬之矣且曰達摩西來傳衣爲信江門鈎臺亦病夫衣鉢也茲以付民澤將來有無窮之祝庚申二月白沙卒先生爲之服衰甲子僉憲徐君紘勸駕奉母命北上祭酒標山章公負望明時見先生與論君子所性傾倒納交不敢以舉子相視乙丑就試禮闈學士張東白公得先生卷嘆曰真儒復出矣廷試選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丁母憂服闋得疏養病築室講學于西樵山大科峯下嘉靖壬午撫按交薦復補編修同修武宗實錄陞翰林院侍讀甲申陞南京國子監祭酒申明

監規六事不違今科舉之制而兼德行道藝之教不違
今考察之法而寓鄉舉里選之實期以漸復古意戊子
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己丑秋轉禮部右侍郎預議南北
郊分祭禮儀先生以爲北郊之說起於漢儒師丹康成
之徒國家初行分祭後復合而爲一或者皇祖之心亦
深見其可疑故能勇決改之是非之歸必求盡出古禮
使世爲天下則可也癸巳陞南京禮部尚書丙申轉南
京吏部尚書二品秩滿考績己亥轉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叅贊機務莫登庸之伐也先生以職在司馬爲作治

權論以明大義大意則謂天子討而不伐所謂討者聲
罪彼國而使彼國之人自伐之則莫氏雖強黎有可復
之理今不出此恐大詔之行不能越莫以及黎如特爲
莫適足以惑國人而成其篡一時文武諸臣視爲迂遠
卒爲黎氏之怨而莫反以自立爲國體深惜甲辰歸天
關行鄉約申明聖訓立約亭於華光里庚申二月致書
新安約垣復遊武夷時翁九十五矣垣走候洪都泝流
南上至南安聞先生訃以四月二十二日卒於禺山精
舍先四月六日出講堂令諸生澄心默坐久之而退十

九日寢病二十日淵默自定時羅一中鍾景星康時聘
馮望在侍執一中手良久二十二日沐浴畢是夕大星
隕于西北頃之長逝蓋先生宇宙一體之量必爲聖人
之志不以禍福死生動念固足參天地而動星辰有非
偶然者應字天定充養性成根心生色金玉瑩然不間
賢愚貴賤一見如故春陽時雨隨地發生白日明星四
方起仰不怒而人畏之每夜瞑目坐率至漏分未五鼓
卽攝衣起對空齋遐思疾書更寒暑不易曰自古豈有
自在的無事的聖人聖人惜分陰况學者乎初爲體認

天理四字後覺有未盡復加隨處二字動靜物我內外
始終無起處卽無止時天下於舉業中知有講學之益
者則自先生始也先生嘗曰吾之所謂隨處體認天理
者格物爾卽孔子求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曾子所謂仁
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孔子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
不二過都在心性上用功則古人所謂學者可知矣豈
若後世儒者尋行數墨如春蠶作絲一層卽自蔽而斃
焉不知天地四方可哀也已嘗集古帝王君相行政之
得失心術之誠僞裁正權衡而發以己意名曰格物通

以進於上曰致知在所養養之莫過於寡欲以涵養寡
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見聞之粗矣隨事
格心引君志道如孟子道性善論古樂今樂無非所以
根極乎此並未嘗敢以第二等遷就其說且自言曰臣
之爲說雖多其要不過體認天理四字最爲簡易易行
則先生之於四字真孟義之七篇矣是時朝廷銳志於
治每見先生疏深加獎納稱爲純正有本之學先生曩
謂余曰主上真有堯舜之資而無其輔初問人主當讀
何書輔臣以大學衍義補對又問敬一何處下手輔臣

以范浚心箴爲說啟心沃心竟無一語可稱上意若收
斂精神一疏雖頗苦口而先生忠愛一念至矣先生存
日預卜地於鄉之天蠶嶺以癸亥年冬十月二十五日
襄葬事因僭爲銘致諸弼唐龐子嵩納之於墓曰天地
於默日月昭回聖賢曷去聖賢曷來宇宙之內先生之
心自心自得體認金針理豈在克其克者人先生有言
磨鏡磨塵是謂物格天德曰崇天下國家都在此中上
以告君下以成身我非堯舜不敢前陳除此四字更無
妙訣止此四字廣大難說硜硜小夫朝諫暮離痛癢秦

越先生惻而訓誥文辭人心痼疾天理一丸回生起死
諄諄仁義沛沛江河陶冶耒耜孰云其多雨施雲和未
究厥施周行如砥上下同趨嗚呼先生作聖之功電迅
天寬孰得其門宗廟百官朱明之日天蠶之雲必有乎
爾以作斯文

祭文

祭崔清獻像文

明 陳獻章 新會

先生宋代之名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
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
于當時而全身于晚節猗歟先生挺生南粵廣厚深沉
精通朗徹藐予區區心馳夢謁稽首丹青馨欬如接取
彼神丹點茲頑鐵庶幾百年不遠途轍秋菊之芳寒泉
之冽奚而薦之用表貞潔

謁忠孝祖祠文

明 王守仁 餘姚

惟我祖効節於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淪蕪無寧有
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冥迷
昏隔者八十九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念亦徒有之恭惟
我祖晦迹長遯逼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後之祀

父死於忠，殫其孝，各盡其心，白刃不見，又何知有
祀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國典，
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益彰。見人心之不
泯，我子孫亦用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
廟成而末孫守仁適獲來承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
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守仁承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
于君國，下無益于生民，循事省蹟，實懷多慚。至于心之
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于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
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秘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尚饗。

謁忠孝祠文

明 王業浩 餘

惟忠與孝，引而愈長，深入人心，常存不忘。礪國維家，承
焉是匡。聿維我祖，四方之望。埃塵鳳棲，戢翼不翔。腹笥
席珍，梅遜袁僵。青田勸駕，名是用彰。策對朝廷，如尹就
湯奉命，潮海惠綏。不傷增江，罵賊父子。齊良幸脫，藐孤
負骨故鄉。躬耕終身，秘湖之陽。幸哉郭公，來植綱常。敕
賜錄用，明命輝光。盛美流衍，後嗣孔張。文魁天下，武更
莫量。秉鉞真儒，分茅克昌。斷藤八寨，威信宣。肥勒
銘遺休，益彰六葉以來。絕學。

初入羊城有

國自坊薦酒陳詞以表宮牆

祭蜀總憲盧望峯先生文

明張潮

訾飛雲之嶒巔兮柱東南之一角崔而可踰兮百卉殖
惟其託霄晦靄而見日兮瞰扶木之濇廓胡秋霖之溢
溢兮頽朽壤而儵剝嗟先生望崇于嶺海兮何飛雲之
可度歟已矣其不作兮士林聞其寂寞慨齟齬之秀拔
兮靈發闡其家學先泉翁而着鞭八孰軒輊其渠箋淚
先憂而草奏兮孝廟領其謬諤封二親以世其家兮濟

